

西去的骑手


红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西去的骑手

红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去的骑手/红柯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

(红柯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1-8450-7

I. ①西…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18648号

发 行 人: 毕 胜

责任编辑: 李 霞

特约编辑: 谢 锦

装帧设计: 周伟伟

书 名: 西去的骑手

作 者: 红 柯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 201101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206室 201101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3

字 数: 250,000

印 次: 2023年3月第1版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8450-7/I · 6668

定 价: 68.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2830308

绝域之大美

红柯

最早接触马仲英的资料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上到大二，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读腻了，包括当时风行的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略萨，阅读的兴趣就转移到人物传记上。差不多一年时间读完了二战时的名将传记，印象最深的是古德里安的回忆录。我需要更刺激的读物，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翻到马仲英的资料，为之一震。大学毕业留校一年，我悄然西行，来到马仲英当年跃马天山的地方。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十年，一个内向腼腆的关中子弟在西域脱胎换骨，头发鬈曲满脸大胡子回到故乡时，故乡的亲友以为来了一位草原哈萨克，而故乡在我眼里也陌生起来。

记得1986年我去新疆时，列车暂停，我从站台向四周遥望，我以为自己到了月球上，我已经做好打道回府的准备。到乌鲁木齐，看到了楼房和树，开始喜欢西域，继续西行，至奎屯安家落户。

新疆对我的改变不仅仅是鬈曲的头发和沙哑的嗓音，而是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大漠雄风，马背民族神奇的文化 and 英雄史诗，我总算是知道了在老子、孔子、庄子以及汉文明之外，还有《福乐智慧》，还有《突厥语大辞典》，还有足以与李杜以

及莎士比亚齐名的古代突厥大诗人。理所当然我在这里搜集到了更多更生动的马仲英资料。

不管新疆这个名称的原初意义是什么，对我而言，新疆就是生命的彼岸世界，就是新大陆，代表着一种极其人性化的诗意的生活方式。这是我和我的一家数年后才明白的道理。1995年冬天，我从伊犁办完调动手续，车过果子沟，我突然泪流满面，因为从户籍关系工资关系上我已经不是新疆人了。我的儿子生在新疆长到八岁，随我回到内地，你可以想象这个自小跟淳朴可爱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儿童一起长大的孩子回到内地有多么狼狈！内地哪有什么孩子，都是一些小大人，在娘胎里就已经丧失了儿童的天性。内地的成人世界差不多也就是动物世界。回内地一年后，那个遥远的大漠世界一下子清晰起来，群山戈壁草原以及悠扬的马嘶一次又一次把我从梦中唤醒。从短篇《奔马》开始，到《美丽奴羊》《阿里麻里》《鹰影》《靴子》《雪鸟》《吹牛》，到《金色阿尔泰》《库兰》《哈纳斯湖》，不知不觉中西域的世界由短篇而中篇，马仲英又奇迹般复活了。1997年、1998年我的短篇似迅猛的沙暴拔地而起时，我就告诉朋友们，这仅仅是大漠之美的一部分，西域那个偏远荒凉而又富饶瑰丽的世界，有更精彩的故事和人物，愈写愈觉我辈之笨拙。

马仲英盛世才显然是中短篇难以完成的，在牛羊马骆驼靴子雄鹰之后，必然是更刚烈壮美的长篇世界。

新疆的风土又是这样的独特，湖泊与戈壁、玫瑰与戈壁、葡萄园与戈壁、家园与戈壁、青草绿树与戈壁近在咫尺，地狱与天堂相连，没有任何过渡，上帝就这样把它们硬接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产生着人间罕见的浪漫情怀。中亚各民族的民间故事里几乎都是穷小子追求美丽公主的故事，中原的汉族农民连这样的梦都没有，《天仙配》还是天上的仙女，而中原的公主却一批一批被送往草原大漠。一句话，西域是一个让人异想天开的地方，让人不断地心血来潮的地方，这里产生英雄史诗产生英雄传奇，这里甚至没有男人或男性一说，也没有什么

江湖好汉绿林好汉一说，统统叫做儿子娃娃，儿子娃娃即英雄好汉，牧人叫巴图鲁。这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来这里的中原人都是中原文化的异类，更多的是平民百姓，秦腔与十二木卡姆你很难分出彼此，叶尔羌河出昆仑入大漠成塔里木河，翻过阿尔金山就变为黄河，陶渊明在这里就显得很不真实，天真淳朴没有心计，单纯而直趋人心。

在西域，即使一个乞丐也是从容大气地行乞，穷乡僻壤家徒四壁，主人一定是干净整洁神情自若。内地人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仓廩实而知礼节在西域是行不通的。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必然产生生命的大气象，绝域产生大美。

马仲英身上体现的正是大西北的大生命，甚至包括阴鸷的盛世才，前者是鹰后者是一条老狼。

此书草稿于1992年，2000年冬至2001年春三易其稿，这要归功于《收获》的老师们。

1

1934年正月，塬上的儿子娃娃跟着尕司令^①马仲英打进新疆，将迪化城^②团团围住。这是他们第二次远征新疆，三十六师兵强马壮，锐不可当。尕司令骑着大灰马，一马当先，骑手们成扇形紧随其后。

飞机场和电台被三十六师占领，迪化城指日可待。尕司令下令暂缓攻城，等候盛世才举城投降。这时，侦察人员报告，苏联边防军应盛世才邀请，从霍尔果斯攻入伊犁，抄了张培元师长的后路。张培元将军在果子沟自杀。祸不单行，三十六师派往塔城的联络分队在额敏河畔全军覆没，只跑回来一群河州战马，大家心里一紧：无法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与伊犁陆军第八师合击盛世才的计划顿成泡影。另一路苏军顿河骑兵师从塔城攻入新疆，直扑迪化，在头屯河与三十六师相遇。幕僚们提议：明智的办法是撤回哈密，以观

① 尕：西北方言，小。马仲英起义时年仅十七岁，人称尕司令。

② 迪化：即乌鲁木齐。

静变。尕司令血红的眼睛盯着望远镜。

“我马仲英可以跟盛世才演《三国演义》，苏联人插手干什么？驴槽多个马嘴，摆开阵势让他们退出国境。”

三十六师全线摆开，白马旅紧跟尕司令身后，越过白雪覆盖的头屯河河滩，黑马旅、青马旅，成两翼展开，大地微微颤动。顿河马和顿河哥萨克越来越近，哥萨克骑兵师长是布琼尼元帅的部下。骑兵师在莫斯科郊外与白军作战，布琼尼一刀将白军师长劈于马下，那是顿河哥萨克最辉煌的日子。骑兵师军纪太差，内战结束后被调往中亚。这是他们第二次出国作战。第一次他们进入波兰兵临华沙，这次斯大林叫他们帮盛世才打土匪。

进入中国好几百公里不见老百姓，牧民们知道大鼻子来了，远远躲开。迪化城出现在望远镜里，城里安安静静，没有硝烟和枪炮声。这时，望远镜里出现身穿黑色军装的骑兵，领头的军官二十来岁，是个中将。哥萨克们叫起来。

“中国军队的司令官是个娃娃。”

娃娃司令纵马疾驰，黄尘拔地而起，仿佛大地心中的怒气。哥萨克兵潮水般涌过来。双方隔八百米。参谋长吴应祺请求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吴应祺毕业于苏联基辅军校懂俄语。尕司令摆摆手：“现在是战刀说话的时候，中共的朋友若不方便可以退出战列。”中共的朋友手按刀柄，没人怯阵。

太阳垂落下来，冰凉无比，战刀开始在鞘中喘息。哥萨克骑兵师长告诉部下：“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是正规骑兵。”师长带马出列，停在队伍前边二百米处，战刀出鞘，竖在胸前，马头刀锋与他的鼻尖成一条直线。第一师师长用俄语大声喝道：“三十六师师长，三十六师师长。”

大灰马驮着尕司令向哥萨克冲过去。他扯下白手套，手伸进坚硬的风里，谁也搞不清他把手伸进寒风是什么意思。他在风中抓住

了一种比战刀更坚硬更锋利的东西，那是一把无形的刀。尕司令的手像活鱼从波浪里跳出来。大漠空旷辽阔。

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进溅涌动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

战马交错，两位师长交手的动作迅如闪电。尕司令没拔战刀，而是从马靴里摸出河州短刀，刀子小鸟归巢一般撞进对方的喉咙。顿河骑兵第一师师长僵硬在马背上，双腿立镫，腰板挺直，脑袋翻在肩窝里，眼瞳又大又湿翻滚出辽疾的海浪。顿河马驮着死者从骑手们跟前缓缓而过，死者与尕司令交手的一瞬间，把战刀换到左手从左边进攻。这是哥萨克们的拿手好戏，右手出刀，两马交错时突然转向对方左侧，对手往往措手不及，被劈于马下。

双方骑手迅速靠拢，马蹄轰轰，刀锋相撞，好多骑手坠落了，战马拖着他们消失在阳光深处。十几个回合后，大部分哥萨克落在地上，有的坠在马镫上被战马拖着跑，像农民在耙地。

三十六师主力退出战列，由一一四旅对付残敌。一一四旅全是新兵，几次冲锋后大半骑手阵亡。尕司令继续下攻击令。哥萨克兵放弃长条阵，紧靠军旗拼死抵抗。一一四旅只剩下二百多人，旅长扔掉战刀，吼着没有歌词的河州花儿，嗨嗨呀呀徒手破阵，身后的骑手纷纷扔掉战刀，狂呼乱叫猛攻顿河第一师的最后防线。他们藏身于马肚底下，用马靴里的河州刀捅对方的喉咙。哥萨克们用低沉的喉音唱起古老的顿河战歌：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

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
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骑兵第一师的军旗周围躺着七千多名哥萨克兵。两名受重伤的哥萨克爬到电台跟前，参谋长吴应祺举枪就打，尕司令下了他的枪。参谋长说：“他们在求援，援军马上就到。”尕司令说：“西北军我们都打败了，哥萨克算什么。”尕司令命令副师长马虎山带两个旅收拾苏联人的援军，自己率主力向迪化移动。

援军来了，来了整整一个装甲师，由五十架飞机掩护冲向三十六师。

骑手们纷纷下马，依山迎战。坦克装甲车排在山脚向山上开炮，轰炸机低空投弹，骑手跟岩石碎在一起，战马驮着他们的灵魂跑进天山。

马虎山被炸成重伤，官兵们拼命抵抗，苏军装甲部队被挡在干涸的河床。挂满炸药和手榴弹的三十六师官兵从雪堆里从干芦苇里爬出来，扑向坦克装甲车。装甲车可以一次炸毁，坦克则纹丝不动，有时被炸翻，这个庞然大物跟蛤蟆一样吐着黑烟又翻过来继续进攻。三十六师的官兵跟猎犬一样，几个入围一辆坦克，爬上去，揭开盖子往里跳，一声沉闷的巨响，坦克就变成软柿子。

“撕破卵子淌黄水，
坦克，日蹶你^①。日蹶你！”

^① 日蹶：西北方言，消灭的意思。

骑手们像碰上了女人，这么丰满的俄罗斯大肚子娘儿们，一下子激起他们的雄性之力，挂一身炸弹去辉煌呀！连毛带肉给你塞上，整个人给你塞上，日踢你挨尿的。坦克跟娘儿们一样，哪经得儿子娃娃这么折腾，噗吱吱软成一堆泥。

高傲的俄罗斯军人哪受得了如此屈辱。夜幕降临，苏军六百多小伙子们挂满炸弹提上转盘机枪，去进行一次悲壮的突袭。政委同志用彼得大帝^①用斯大林给他们鼓劲，士兵们激昂得如同烈马，他们来自库尔斯克来自梁赞黑土地，他们不是哥萨克，哥萨克骑兵已经被砍倒在头屯河干涸的河滩上。古老的罗斯不能遭受任何失败。一个中尉情不自禁唱起罗斯古歌《伊戈尔远征记》：

龙卷风挟着乌云来了，
上帝给伊戈尔指路——回到罗斯故土去，
从波洛夫草原出逃。
夜已深，一片漆黑。
伊戈尔白窜身芦丛，
野兔般浮到水面，
狼也似奔跑……

六百壮士越过头屯河再也没有回来，连一点声响都没有。指挥官和政委彻底放弃了任何突袭计划。连坦克装甲车也不出动了。

天亮以后，坦克排列成一条线，万炮齐鸣。飞机可以从容不迫飞过去进行低空扫射，投弹。三十六师挂满炸弹的勇士们在地上破口大骂。“婊子你下来，你在天上放骚哩，你在天上撩花兜兜哩，你连个婊子都不如，挨不起啦你滚啊！”机关炮打碎了勇士的脑壳，嘴

^① 彼得大帝：俄罗斯帝国的创始人。

巴和舌头落在地上，嘴巴和舌头还在骂。

“婊子你下来，你飞鸡哩你飞你娘个腿，你丢你俄罗斯先人哩。”

血染红大地，在炮火的烘烤下很快变黑，发出焦糊味。

头屯河大战最激烈的时候，盛世才的部队趴在城头看得目瞪口呆，骑兵与飞机坦克装甲车交战，上演二十世纪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幕：战刀寒光闪闪，骑手被炮火击中，落马，战刀在空中飞翔尖叫。

迪化城中有一座火焰般的红山，迪化守军全都上了红山，用望远镜用肉眼遥望头屯河，战马与飞机坦克血战两天两夜，从天亮打到黄昏，太阳的血染红大漠，始终不见苏军的步兵和骑兵出列。

红山嘴上的东北义勇军摩拳擦掌，这是他们第二次目睹战争奇观。1936年9月18日夜，日军偷袭沈阳北大营，关东军敢死队刚冲进去，与北大营巡逻队相遇，双方立即开火，相互倒下一大片，关东军开始退却，子弹不相信武士道。北大营驻军数次报告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下令不许抵抗，旅长王以哲在话筒里叫起来：“副司令，双方已经交火，北大营都是我们的子弟兵啊。”

“把枪锁起来，把枪栓收到军官手里。”

王以哲在两天前就从日军朋友那里得到情报，关东军9月18日夜将攻占沈阳城，王以哲把这个情报报告给张学良时，遭到张的痛斥，王以哲不能再挨副总司令的训斥了，少帅的命令发向北大营，得到认真彻底的执行。从德国意大利进口的世界最先进的武器，顷刻被收起来，锁进仓库，给对方给全世界以示中国军人的诚意和善良。慊悍的东北汉子眨眼间从狼变成羊，手无寸铁，吹号起床。

关东军从炮火的恐惧中清醒过来，哟西哟西，关东军可以从容不迫按陆军操典行事了，先是排枪扫射，继而拼刺，试验一下野战

训练的本领过硬不过硬。有些营房的东北军正在起床，因为大家接到刀枪入库的命令，以为和平了，再睡一会儿，可远处传来的叫声令人怀疑，空气中弥漫着极大的恐怖，太阳蔫头耷脑一脸的冷汗，大家手脚不怎么麻利，兵离了刀枪就像没魂似的。日本大兵胆子壮起来啦，哇哇哇喊叫着冲进来，见人就捅呀，一个短冲锋，就是几百号几百号的东北大汉，挑到刺刀尖上。军官们最过瘾啦，抡圆了弯刀，噗噗噗砍雪人似的，一路砍过来，成堆成堆的人全贴地啦。血水打滑，军靴底子上有马刺针都打滑，血水太厚太腻，总能把武士们滑趴下，不能昂首阔步地前进让人气恨恨的，手里的刀就狠起来啦，越砍越狠。

五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被打毛了，不听张副司令的，血性汉子跟上马占山在江桥血战日军天野师团，打了整整一个月，天野师团损失殆尽。从朝鲜调来的两个师团投入战斗，马占山孤军难以抵抗，败退满洲里，依国际惯例放下武器，避难第三国。苏军边防军以军人最高的礼仪向马占山和他的义勇军致敬，然后是西伯利亚到中亚腹地的大行军，数万义勇军携带家属在茫茫雪原中跋涉八个月，从冬天走进冬天，多少病弱的生命埋葬在西伯利亚！

回到新疆，他们的老乡盛督办正等着他们哪。他们又拿起枪，征东疆。盛督办纪律严明，指挥有方，奖罚分明，跟沉湎于酒色鸦片烟里的张少帅一点也不一样。大家感慨万千，要是盛督办守东北，小日本非把血流干不可。东北汉子一下子热血沸腾了。跟他们对阵的三十六师更是了不得呀，根本不是传说中的恶魔，谣言和传闻在三十六师的前边就源源不断从口里涌向迪化，许许多多的惨案把新疆人吓坏了。可进入东疆的三十六师，军纪非常好，让人怀疑是左宗棠征西来了，老人们还能想起左大帅的湘军，能打硬仗，但绝不扰民。三十六师面貌一新，锐不可当。红色哥萨克一个整师横尸头屯河，红军只能用飞机坦克进攻。

红山嘴上的东北老兵说：“小日本也没这么凶啊，顶多上几架小飞机，几辆装甲车，打冲锋的还是大活人呀，苏联人咋个连人都不露一下呢。”

“小鼻子大鼻子都是欺负咱中国人，咱们冲下去帮三十六师干。”

东北老兵们哗哗站起一大片，外围全是盛督办的军校生，军校生是铁杆队伍。

“咋啦，咋啦，想造反呀，这是新疆不是你们东北，在这不许胡闹。”

军官们开导东北老兵：“边陲地区，听长官的没错，盛督办这么办自有这么办的道理，盛督办不是不抵抗将军，不要以为马仲英是英雄，盛督办也是英雄，你们刚来不懂这个，你们慢慢就懂啦。”盛督办的军官理论水平绝对高，他把上司的意图领会得相当好。

“咱们把东北弄丢了，再把大西北弄丢了，全国人民咋看我们？马仲英是条汉子，马仲英是项羽，咱盛督办呢就是高祖刘邦，君子斗智不斗勇。”

大家的热血慢慢凉下来，呆在红山嘴上作壁上观。

部下及民众的情绪盛世才是很清楚的，何况他只是临时督办，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正式任命呢。马仲英的三十六师与伊犁陆军第八师是国军，国军与苏军激战是捍卫国家主权。盛世才马上组织一个庞大的和谈代表团，各民族各阶层都有。三十六师主力在头屯河与苏军激战，另一个骑兵旅遥控迪化城。

马仲英在战火中接见迪化和谈代表，师部直属特务营纵马而来，军容整肃，代表们暗暗吃惊，三十六师锐气丝毫未减。马仲英侃侃而谈，口气强硬，一边摆弄苏式转盘机枪一边跟代表们说：“去告诉盛世才，举城投降，条件吗，由我来定，军队全归我，我可以考

虑让他当省主席。边防督办他不能做，边防督办是掌兵的，他应该学金树仁，做省主席。”

马仲英很客气，用苏联罐头和饼干招待大家，还特意捎给盛世才两筒苏联饼干。

盛世才接到马仲英的礼品，脸上的肉直跳，当他听到马仲英的和谈条件时，他笑了：“要么叫他尕司令呢，他的条件可以考虑。”部下急了：“交出兵权可就完了。”“政权才是一切。”部下还是想不通，从蒋介石到各路诸侯，谁不抓兵权呢。盛世才微微一笑：“执行吧，你们以后就会明白。”“对外边怎么说？”“就这么说，大张旗鼓地说，让人人都知道。”

和谈的内容传遍迪化城。没有人怀疑盛世才的诚意。连马仲英也感到意外，幕僚们也不相信盛世才这么痛快。“他可是一条老狐狸，他能满足一个省主席了？”幕僚们见多识广，他们从事地下活动也都是搞暴动，搞兵运，一直盯着军队。包括像吴应祺这样的留学生，也识不透盛世才的真实意图。迪化方面很诚恳，请三十六师派人到迪化商谈具体事宜。

参谋长吴应祺和政治部主任杨波清代表马仲英进入迪化城。会议室里竟然有两名苏联高级军官，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也在座。盛世才受不了杨波清和吴应祺嘲弄的眼神，盛世才咳嗽两声说：“盛某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向往社会主义，立志打倒列强军阀铲除黑暗势力。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营，在新疆搞革命一定要有苏联同志的帮助。”

杨波清说：“有这样帮助的吗？你连金树仁都不如，金树仁下台的时候还知道不依仗外国势力坐天下。”

“金树仁是反动军阀我是革命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盛世才一口气背出许多社会主义口号。杨波清笑：“我们三十六师在肃州四个县城写满了这样的口号。”

“三十六师是国民党的军队。”

“是国民政府的编制，可它是西北民众的武装，政工人员全是共产党员，你没想到吧。”

让盛世才更没想到的是吴应祺会俄语，吴应祺直接跟苏联领事和军官交谈，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什么，杨波清也听不懂。盛世才心里很紧张，脸上淡淡的。

秘书懂俄语，休息的时候，秘书把详情告诉盛世才。吴应祺的主要目的是告诉苏方，马仲英是个革命者，三十六师对苏联是友好的，进攻迪化时三十六师曾派小分队赴塔城边境与苏边防军联系过。“苏方什么态度？”盛世才最关心这个，秘书让督办放心，苏联军方对哥萨克骑兵师的惨败极为恼火，一定要消灭三十六师，一个也不剩，红军的血不能白流。“督办你放心吧，三十六师全是共产党也没用，都打红眼啦，苏联要三十六师退出战场，后退五十公里；吴应祺要苏军先撤，撤出国境线。”“你听清楚了？”“一点没错，我听得清清楚楚。”

盛世才太紧张了，回到家里还皱着眉头，夫人邱毓芳问：“苏联出兵了你还担心什么？”“马仲英竟然要苏军撤出去，他是不是疯了？他派来的谈判代表在苏联留过学，是个共党，一方面要跟苏联合作，一方面却要苏联撤兵。”

“你要是马仲英你会怎么办？”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们派往塔城边卡的联络分队被我们截住了，他们无法与苏联取得联系。没想到三十六师有那么多中共人员，竟然有苏联留学生，差一点坏事。”

“他们没有谈成嘛。”

“我紧张呀，我不明白马仲英为什么放弃这个机会？”

“你现在关心的事情不是马仲英，是这个谈判代表，这个人太危险了，千万不要让他与苏联人再接触。”

“他们谈崩了，苏军一定要消失三十六师。”

“你就这么相信苏联人？现在他们打红了眼，等他们不打了，这些中共分子的话就会起作用，那咱可就惨了。”

盛世才马上召来警务处长，把马仲英的代表关起来，不要告诉苏联顾问。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盛世才的心只放了一会儿，就悬起来啦。夫人生气了：“你又怎么啦，这饭还吃不吃？”

“我就是不明白马仲英为什么放弃成功的机会？”

“我知道你想什么，宁可失败也要轰轰烈烈，做个气壮山河的英雄！”

“我们来到大漠不就是为了做英雄吗？”

“你怎么有这种想法？”

“我当初喜欢上你就因为你身上有我们关东人的英雄气概。”

“我现在是不是有点那个？”

“更成熟更狡猾更阴险啦我亲爱的丈夫，马仲英是草原上的鹰，你就是一只荒原上的老狼，狼更适合大漠。”

“谢谢你夫人，你总是给我力量。”

“骑上你的快马到外边去吧，军队需要你鼓舞士气。”

红山顶上的省军官兵被一阵暴雨般的马蹄声所吸引，他们的长官骑着大白马冲上西大桥，桥下是白浪翻滚的乌鲁木齐河，源自天山冰川的寒冷的大河。咆哮的冰河和暴雨般的马蹄声一下子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头屯河的战火中吸引过来。马仲英围攻迪化时，先头部队一度攻入城内，在西大桥与省军激战，最精锐的军校学生兵被冲垮了，西大桥上全是马仲英的骑兵，在欢呼胜利，而不是乘胜追击，向西大街以西猛攻，再攻一点点，迪化城就完了。根本不需要大部队，三十六师的先头搜索部队就可以拿下迪化。省军最清楚他